

中国学术史

讲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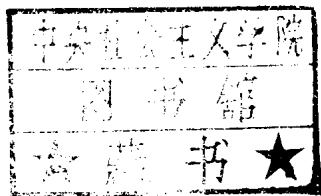
● 杨东莼



64316

中国学术史讲话

杨东莼/著



岳麓书社

责任编辑：胡渐逵

装帧设计：许康铭

中国学术史讲话

杨东莼 著

*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：220,000 印张：9.875 印数：1—2,300
书号：11285·91 定价：1.70元

《凤凰丛书》总序

DT 66/04

俗说凤凰不死，
死后又还会再生。

——沈从文

这套小书取名《凤凰丛书》，因为凤凰和龙一样，都是中国观念的产物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。龙被捧得太神圣了，颇有点吓人，不是随便好搬弄的。凤凰则从来没有被赋予那么高大的权威和政治意义，使人觉得可爱多于可敬，和这套小书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比较合拍。

《凤凰丛书》专刊旧籍，不收新作，内容主要是：

一、有文化积累意义或学术艺文参考价值的一九一一至四九年间的旧籍。

一、海内外关于中国、中国人、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和记述，当然也包括近现代人物的传记。

一、可以称为文史资料的海内外报刊、文集的辑录和

汇编。

一、文化史、自然史、民俗学、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。

《凤凰丛书》的宗旨是宽容。入选之书，着重在史的价值和文的趣味，不一定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立场，不必要都打上五爪金龙的印记。

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“凤凰”(Phoenix)，活满五百岁时，聚香木以自焚，从火中而新生。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，人们就不会愿意它永远死去。一本书或一篇文章，也是如此。

《凤凰丛书》切盼得到大家的帮助，欢迎大家提供选题，参加编辑，使它能活得稍微长久一点。伊斯兰神话中的“西摩尔格”，也是一种华丽的神鸟，“上帝把它创造得十全十美，但后来它变成祸害并被杀死”(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)，但愿我们的凤凰的命运会比它好。

丛书主编：钟叔河

编辑：鄢琨

1986.5.20

出版说明

定
《中国学术史讲话》为我国已故学者杨东莼教授于一九三二年所著。原书于一九三二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，一九三四年该书局再版，均系繁体字直行排印。此次重印，改为简体字横行排印，并更正了原书鲁鱼帝虎的明显讹误，但对本书引文而未尽符原文之处，及文字、标点间有之误，则均仍其旧，特此说明。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目 录

第一讲 学术思想的萌芽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(1) 概论 | (2) 鬼神 |
| (4) 术数 | (8) 天 |
| (11) 祖 | (13) 洪范 |

第二讲 学术思想的解放与分野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(19) 概论 | (20) 学术思想的解放 |
| (22) 老子 | (26) 孔子 |
| (33) 墨子 | (39) 孟子 |
| (47) 稷下派及其他 | (55) 庄子 |
| (57) 荀子 | (62) 韩非 |
| (65) 六艺之学及其他 | |

第三讲 学术思想的混合与儒家的独尊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(72) 概论 | (73) 吕氏春秋 |
| (77) 李斯 | (78) 陆贾与贾谊 |
| (80) 黄老之学 | (81) 淮南子 |

- (84) 董仲舒
(90) 刘向 刘歆
(97) 郑玄
- (88) 司马迁
(92) 王充
(98) 经学

第四讲 道教的兴起及其变革

- (107) 概论
(110) 魏伯阳与葛洪
(115) 道教的分派
- (109) 道教的开创
(113) 道教的完成

第五讲 自然主义的特盛

- (117) 概论
(120) 倡清谈之风的何晏王弼
(122) 陶渊明
(126) 反对清谈的范宁和傅玄
- (118) 代表这个时代思潮的杨朱篇
(121) 阮籍
(124) 葛洪
(129) 经学及其他

第六讲 佛教的输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与影响

- (136) 概论
(141) 诸宗的教义
(155) 儒佛道三教之争
- (136) 佛教的输入
(152) 佛教在中国学术上的影响

第七讲 理学未兴前学术思想界的倾向

- (158) 概论
(161) 韩愈——原道与排佛
(164) 柳宗元的三教合一说、天论及封建论
- (159) 文中子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(166) 李翱的复性书 | (169) 陈抟 |
| (170) 刘知几 | (174) 经学的变迁 |

第八讲 儒学的大转变——理学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(178) 概论 | (179) 理学家与佛学 |
| (181) 理学的先导 | (182) 濂溪之学 |
| (185) 康节之学 | (187) 横渠之学 |
| (189) 明道伊川之学 | (194) 晦庵之学 |
| (197) 南轩之学 | (198) 东莱之学 |
| (198) 象山之学 | (200) 永嘉之学 |
| (201) 永康之学 | (202) 文行之学 |
| (204) 白沙之学 | (205) 阳明之学 |
| (210) 蕺山之学 | (211) 东林派学 |
| (212) 经学与史学 | |

第九讲 西学东渐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(217) 概论 | (217) 西学东渐的第一期 |
| (221) 西学东渐的第二期 | (224) 历法 |
| (231) 天文 | (236) 数学 |
| (237) 地理 | |

第十讲 朴学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(245) 概论 | (248) 朴学的启蒙时期 |
| (255) 朴学的成熟时期 | (261) 朴学的衰落时期 |

(261) 朴学的业绩

第十一讲 今文学与维新运动

(266) 概论

(268) 今文学家的兴起

(270) 康有为与维新运动

(276) 维新运动的两个思想家——谭嗣同与梁启超

第十二讲 新文化运动

(287) 概论

(289) 新文化运动前国内思想界的趋势及这运动的黎明时期

(292) 划时期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奔放

(302) 思想的分野与新文化运动的转变

第一讲 学术思想的萌芽

概 论 中华民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，它的学术思想一定发生很早。它最初就和苗族接触，不久又和东夷族接触，它的学术思想中一定吸收了苗族和东夷族的成分。这些事实，都是以断定的；不过因为关于上古学术思想的情形，都只有传说，而无可靠的记录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情形，不能获得确当的知识。司马迁世为史官，生当二千年之前，还说：“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；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”孔子删书，也只断自唐、虞；则唐、虞以前的情形，在二千多年以前的人看来，就已经不大明白，就已经难以置信。因此，我们要对于上古学术思想的情形，写成一个有系统而可置信的记述，便是一件很困难而不可能的事体。不过，我们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一类书籍的追述中，很可以看到春秋以前这个长时间学术思想的大概情形，所以下就根据这些书籍，分作四项来说：

- (一) 鬼神；
- (二) 术数；
- (三) 天；

(四) 祖。

鬼神 原始时代，人类知识浅陋，以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神为之主宰。《国语·楚语》说：

“昭王问于观射父曰：‘周书所谓重、黎实使天地不通，何也？若无然，民将能天乎？’对曰：‘非此之谓也。古者民神不杂，民之精爽不携贰者，而又能齐肃衷正，其知能上下比义，其圣能光远宣朗，其明能光照之，其聪能听彻之，如是则神明降之。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。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，而为之牲器时服。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，而能知山川之号，高祖之主，宗庙之事，昭穆之世，……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。使名姓之后，能知四时之生，牺牲之物，……坛场之所，上下之神氏姓之出，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。于是乎有天、地、神、明、类物之官，谓之五官，各司其序，不相乱也。民是以能有忠信，神是以能有明德，民神异业，敬而不渎。故神降之嘉生，民以物享，祸灾不至，求用不匮。及少皞之衰也，九黎乱德，民神杂糅，不可方物。夫人作享，家为巫氏，无有要质。民匮于祭祀而不知其福。烝享无度，民神同位。民渎齐民盟，无有严威。神狎民则，不黜其为。嘉生不降，无物以享。祸灾荐臻，莫尽其气。颛顼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。使复旧常，无复侵渎，是谓绝地天通。’”

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：

“秋，龙见于绛郊，魏献子问于蔡墨曰：‘吾闻之，虫莫知于龙，以其不生，得也，谓之知，信乎？’对曰：‘人实不知，非龙实知。古者畜龙，故国有豢龙氏，有御龙氏。……及有夏孔

甲，扰于有帝，帝赐之乘龙，河、汉各二，各有雌雄，孔甲不能食，而未获豢龙氏；有陶唐氏既衰，其后有刘累，学扰龙于豢龙氏，以事孔甲，能饮食之，夏后嘉之，赐氏曰御龙。’……献子曰：‘今何故无之？’对曰：‘夫物，物有其官，官修其方，朝夕思之，一日失职，则死及之，失官不食，官宿其业，其物乃至，若混弃之，物乃坻伏，郁湮不育，故有五行之官，实列受氏姓，封为上公，赐为贵神，社稷五祀，是尊是奉。木正曰勾芒，火正曰祝融，金正曰蓐收，水正曰玄冥，土正曰后土。龙，水物也，水官弃矣，故龙不生得。’……献子曰：‘社稷五祀，谁氏之五官也？’对曰：‘少皞氏有四叔：曰重，曰该，曰修，曰熙。实能金木及水，使重为勾芒，该为蓐收，修及熙为玄冥，世不失职，遂济穷桑，此其三祀也。颛顼氏有子曰犁，为祝融，共工氏有子曰勾龙，为后土，此其二祀也。后土为社稷田正也，有烈山氏之子曰柱，为稷，自夏以上祀之。周弃亦为稷，自商以来祀之。……’”

上面两段话，都是追述，当然不完全正确。相传少皞是黄帝之子，颛顼是黄帝之孙，黄帝之事既难置信，则这两段记载少皞、颛顼的话，便多少也含有传说的性质。但是，从社会进化史的眼光看来，人类在原始时代，却的确经过这样一个阶段。当时人智浅薄，不解自然现象，不解生人之理，所以不得不把宇宙万有都归之于鬼神。大抵当时之鬼神，不外天神、地祇、人鬼、物魑四者，这都不出乎自然崇拜与灵魂崇拜之外。《周礼》一书，本不可信。但是，它叙大宗伯之职一段，却可以看出上古对鬼神崇拜的情形。它说：

“以禋祀祀昊天上帝；以实柴祀日月星辰；以粢燎祀司中、司命、风师、雨师。”——案此即天神。

“以血祭社稷、五祀、五岳；以狸沈祭山林川泽；以醯辜祭四方百物。”——案此即地祇。

“以肆献裸享先王，以馈食享先王，以祠春享先王，以禴夏享先王，以尝秋享先王，以烝冬享先王。”——案此即人鬼。

这种崇拜，都无不与当时的日常生活有关。得天时之和，所以拜天；受地利之饶，所以拜地；土可殖财，所以有社；谷可养生，所以有稷；山林川泽可以利人，所以拜山林川泽；至于人之有才能功烈为人所崇仰者，死后即成为神，也受后人的祭祀。又物之变异不常者，也认为是神。凡此，都是生民不解自然现象与生人之理所致。

其次，从上面所引用的《左传》与《国语》两段话中，更可以窥见以下所述几点：（一）当时所谓神，一定是多神，所以说“制神之处位次主”；（二）当时所谓神，一定是拟人的，一定是具有人格的神，所以说“上下之神氏姓所出”，所以说神能降福受享，能凭降于人；（三）当时有专门事神的官，如覡巫宗祝之类，他们为一部落中的最高主权者，和埃及的法老、犹太的祭司一样，由此足见当时实为政教不分。

术数 既信鬼神能够主宰宇宙万物，于是立术数之法，以探鬼神之意，以察祸福之机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

“数术者，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。史官之废久矣，其书既不能具，虽有其书而无其人。《易》曰：‘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’……序数术六种。”

“天文者，序二十八宿，步五星日月，以纪吉凶之象，圣王所以参政也。《易》曰：‘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。’”

“历谱者，序四时之位，正分至之节，会日月五星之辰，以考寒暑杀生之实。故圣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。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，凶厄之患，吉隆之喜，其术皆出焉。此圣人知命之术也。”

“五行者，五常之形气也。《书》云：‘初一日五行，次二日盖用五事。’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。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，五星之变作。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。其法亦起五德终始，推其极则无不至。”

“蓍龟者，圣人之所用也。《书》曰：‘汝则有大疑，谋及卜筮。’《易》曰：‘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善于蓍龟。是故君子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。问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响。无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孰其能与于此？’”

“杂占者，纪百事之象，候善恶之征。《易》曰：‘占事知来。’众占非一，而梦为大。故周有其官，而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旒灋之梦，著明大人之占，以考吉凶，参卜筮。”

“形法者，大举九州之势，以立城郭室舍。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，器物之形容，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。犹律有长短，而各征其声，非有鬼神，数自然也。然形与气相首尾，亦有其形而无其气，有其气而无其形，此精微之独异也。”

以上所述天文、历谱、五行、蓍龟、杂占、形法六者，便是当时的术数，屡见于《春秋左氏传》中，今分述如下：

昭公八年：“楚灭陈。晋侯问于史赵曰：‘陈其遂亡乎？’对曰，

‘未也。……岁在鹑火，是以卒灭。……今在析木之津，犹将复出。’”

昭公十年：“春王正月，有星出于婺女。郑裨灶言于子产曰：‘七月戊子，晋君将死。’”

昭公十五年：“春，将禘于武公，戒百官。梓慎曰：‘禘之日，其有咎乎？吾见赤黑之祲，非祭祥也，丧氛也，其在蒞事乎？’”

昭公十七年：“冬，有星孛于大辰，西及汉。申须曰：‘彗所以除旧布新也。天事恒象，今除于火，火必布焉。诸侯其有火灾乎？’梓慎曰：‘若火作，……其四国当之。……其宋、卫、陈、郑乎？……其丙子若壬午作乎？……，郑裨灶言于子产曰：‘……若我有瑾瑜玉瓚，郑必不火。’”

昭公十八年：“春王二月，乙卯，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。苾弘曰：‘毛得必亡，是昆吾稔之日也。’”

昭公二十年：“春王二月，己丑，日南至，梓慎望氛曰：‘今兹宋有乱，国几亡，三年而后弭，蔡有大丧。’”

昭公三十二年：“夏，吴伐越。……史墨曰：‘不及四十年，越其有吴乎？越得岁而吴伐之，必丧其凶。’”

以上天文历谱五行。

庄公二十二年：“初，懿氏卜妻敬仲。其妻占之，曰：‘吉，是谓凤凰于飞，和鸣锵锵，有妣之后，将育于姜；五世其昌，并为正卿；八世之后，莫之与京。’周史有以《周易》见陈侯者，陈侯使筮之，遇观 ䷓ 之否，䷋ 曰：‘是谓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’”

襄公二十五年：“崔武子将娶棠姜，筮之，偶困 ䷮ 之大过，

☳ 陈文子曰：‘妻不可娶也。其繇曰：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。’”

以上著龟——案卜筮为二术，卜以龟，筮以著。

桓公二年：“初，晋穆公之夫人，以条之役，生太子，命之为仇，其弟以千亩之战生，命之曰成师。师服曰：‘异哉！君之名子也。……始兆乱矣，兄其替乎？’”

僖公五年：“八月，甲午，晋侯围上阳，问于卜偃曰：‘吾其济乎？’对曰：‘克之。’公曰：‘何时？’对曰：‘童谣云：丙之晨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旗，鹑之奔奔，天策焯焯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其九月十月之交乎？丙子旦，日在尾，月在策，鹑火中，必是时也。’”

以上杂占。

文公元年：“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，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，见其二子焉。叔服曰：‘谷也，食子，难也，收子。谷也丰下，必有后于鲁国。’”

以上形法。

这六种术数，在上古时代，是很重要的。这些术数，都有专门的官来掌握，在上面引用的《国语》中，便有覡巫祝这些官职，又有“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”这两句话，《尧典》也说：“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。”又说：“璿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”这都可以窥见上古重术数的情形。至于商代，则因甲骨的出现，更明证当时深信占卜。大抵当时所谓祝，其职务除司祀之外，还负有以下三种责任：（一）协时月正日以便民事，（二）推终始五德以定天命，